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八右通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徽六年夏五月譯理門論終顯慶
元年春三月　百官謝示
御製寺碑文

六年夏五月庚午法師以正譯之餘
又譯理門論又先於弘福寺譯因明
論此二論各一卷大明立破方軌現
比量門譯寮僧伍竟造文跡時譯經
僧栖玄將其論示尚藥奉御呂才才
遂更張衢術指其長短作因明註解
立破義圖序曰

蓋聞一消一息範圍天地之儀大哉
至矣變通爻畫之紀理則未弘於方
外事非猶拘於域中推渾元而莫知
窮陰陽而不測豈聞象繫之表猶闇
八正之門形器之先更弘二智之教
者也故能運空有而雙照冥真俗而
兩夷泛六度於愛河駕三車於火宅
是知法王法力超群生而自在自覺
覺人摧衆魔而獨悟業運將啓乃雷
震而電耀化緣斯極亦火滅而薪盡
覩其應迹若有去來察此真常本无

覺人猶衆魔而獲悟蕭運將登人雷震而電耀化緣斯極亦火滅而薪盡覲其應迹若有去来察此真常本无生住但以利濟之道有緣斯應天祚明德无遠不臻是以萌帶疇昔神光聊見於曩時祥瑞有歸淨土咸歡於茲日伏惟　皇唐之有天下也運金輪而臨四有握璿極而撫万方標慧日於六天蒸法雲於十地西越流沙遂荒妙樂之域東漸於海掩有歡喜之都振聲教於无邊通卑書於有頂遂使百億須弥既咸頒於望秩三千法界亦共沐於

皇風故令五方印度跂荒服於蒿街十八部隨譯梵文於秘府乃有三藏玄奘法師者所謂當今之能仁也聡慧夙成該覽宏贍德行純粹律禁翹勤實三寶之棟梁四衆之綱紀者也每以釋教東遷為日已久或恐邪正雜揉水乳不分若不稽實相於迦維驗真文於摩竭何以成決定之藏為畢竟之宗者乎幸逢二儀交泰四海无塵遂得拂衣玄漠振錫葱嶺不由味於蒟醬直路夷通豈藉佩於杜衡遥途近易於是窮河源於西域涉恒水於東維採貝葉於鷲山窺金文於鶴樹所歷諸國百有餘都所獲經論

味於鹹醬直路夷通豈藉佩於杜衡
遂途近易於是窮河源於西域涉恒
水於東維採貝葉於鷲山窺金文於
鶴樹所歷諸國百有餘都所獲經論
向七百部並傳以蕃馹聿歸上京因
得面奉聖顔對揚宗極此因明論者
即是三藏所獲梵本之内之一部也
理則苞括於三乘事乃牢籠於百法
研機空有之際發揮内外之宗雖詞
約而理弘實文微而義顯學之者當
生不能窺其奥游之者數載未足測
其源以其衆妙之門是以先事翻譯
其有神泰法師靖邁法師明覺法師
等並以神機昭晰志業兼該博習群
經多所通悟皆蒙　勅追赴法筵
遂得函文請益執卷承旨三藏既善
宣法要妙盡幽深泰法師等是以各
録所聞爲之義疏詮表既定方擬流
通无緣之徒多未聞見復有栖玄法
師者乃是才之幼少之舊也昔栖遁
於嵩岳嘗枉步於山門既並仕於上
京猶曲睠於窮巷自蒙修攝三十餘
年切恩之誠二難俱盡然法師節操
精㓗戒行氷霜學既昭達於一乘身
乃拘局於十誦才既覩其清苦時以

開遮析之但以內外不同行已各異
言戲之間是非鋒起師乃縱容謂才
曰檀越復研味於六經探賾於百氏
推陰陽之愆伏察律呂之忽微又聞
生平未見太玄詔問須臾即解由來
不窺象戲試造旬日復成以此有限
之心逢事即欲穿鑿但以佛法玄妙
量謂未與彼同雖復強學推尋恐非措
心之所何因今將內論翻用見譏者
乎法師後遂因明創行義趣幽隱是
以先寫一通故將見遺仍附書云此
論極難深究玄妙比有聰明博識聽
之多不能解今若復能通之可謂內
外俱悉矣其論既近至中夏才實
未前聞耻於被譏不知為復強加披
閱於是依極成而探深義還比量而
求微旨反覆再三薄識宗趣後復借
得諸法師等三家義疏更加究習然
以諸法師等雖復序致泉富文理會
通既以執見參差所說自相矛楯義
既同稟三藏豈合更開二門但由疊
發蕭牆故容外侮闚測然佛以一音
演說亦許隨類各解何必獨簡白衣
不為眾生之例才以公務之餘輙為

發蕭牆故容外侮闚測然佛以一音
演說亦許隨類各解何必獨簡白衣
不為衆生之例才以公務之餘輙為
斯注至於三法師等所說善者因而
成之其有疑者立而破之分為上中
下三卷号曰立破注解其間墨書者
即是論之本文其朱書注者以存師
等舊說其下墨書注者是才今之新
撰用決師等前義凡有四十餘條自
鄶已下猶未具録至於文理隱伏稍
難見者仍畫為義圖共相比挍仍更
別撰一方丈圖獨存才之近注論既
外无人解无處道聽途說若言生而
知之固非才之望也然以學无再請
尚曰傳燈聞一知十方稱殆庶況乎
生平不見率亦輙事含毫今既不由
師資注解能无紕繆竊聞雪山夜叉
說生滅法丘井野狩嘆未曾有苟令
所言合理尚得天佛歸敬才之所注
庶幾於茲法師等若能忘狐鬼之徵
陋恩句味之可尊擇善而從不簡真
俗此則如來之道不墜於地弘之者
衆何常之有必以心未忘於人我義
不察於是非才亦扣其兩端猶擬質
之三藏秋七月已已譯經沙門慧立
聞而愍之因致書于左僕射燕國于

不察於是非才拙其兩端穢擬覽
之三藏秋七月已已譯經沙門慧立
聞而慜之因致書于左僕射燕國于
公論其利害曰立聞諸佛之教也文
言與遠言義幽深等圓穹之廓寥類
滄波之浩汗談真如之性相居十地
而尚迷說小草之因緣處无垒其猶
昧况有縈纏八邪之網沉淪四倒之
流而欲窺究宗因辯其同異者无乃
妄哉竊見大慈恩寺翻譯法師慧基
早樹智力夙成行絜珪璋操逾松柏
遂能躬遊聖域詢稟微言摠三藏於
胷懷包四含於掌握嗣清徽於曩哲
翦遺範於當今實季俗之舟航信緇
林之龜鏡者也所翻聖教已三百餘
軸中有小論題曰因明詮論難之旨
歸序折邪之軌式雖為玄門之要妙
然亦非造次之所知也近聞尚藥呂
奉御以常人之資竊衆師之說造
因明圖釋宗因義不能精悟好起異
端苟覓聲譽妄為穿鑿排衆德之
正說任我慢之偏心媒衒公卿之前
囂喧閭巷之側不慙顏厚靡倦神勞
再歷炎涼情猶未已然奉御於俗事
少閑遂謂真宗可了何異鼷鼠見釜
竈之堪陟乃言崐閬之非難殊登覩
棘林之易羅亦謂天衆之可罔亦登

少聞遂謂真宗可了何異鼷鼠見釜
竈之堪陟乃言峴閬之非難蛛登觀
棘林之易羅亦謂扶桑之可納不量
涯分何殊此焉抑又聞之大音希聲
大辯若訥所以淨名會理杜口毗城
尼父德高恂恂鄉黨又叔度汪汪之
稱允禮摸楷之譽未聞誇競自媒而
獲搢紳之推仰也太立致書其事遂
寢冬十月丁酉太常博士柳宣聞其
事寢乃作歸敬書偈以檄譯經僧
衆曰
稽首諸佛　願護神威　當陳誠請
罔或尤譏　沉晦未悟　圓覺所歸
久淪愛海　舟檝攸稀　異執乖競
和合是依　去離聚有　理絶過違
慢華八正　戲入百非　取捨門辯
滌淨滬微　簡金去礫　緣玉裨輝
能仁普鑒　凝慮研幾　絜誠大道
孰敢毀誹　諤諤崇德　唯唯浸衰
惟願貽聽　庶有發揮　望矜悃悃
垂誨斐斐
歸敬曰昔能仁示現王宮假殁雙樹
微言既暢至理亦弘剎土蒙攝受之
恩懷生霑昭蘇之惠自佛樹西蔭覺
影東臨漢魏寔爲監觴符姚盛其風
彩自是名僧間出賢達連鑣慧日長

衛言既暢至理亦弘刹土蒙攝受之
恩懷生霑昭蘇之惠自佛樹西蔭覺
影東臨漢魏寔為濫觴符姚盛其風
彩自是名僧間出賢達連鑣慧日長
懸法輪恒馭開鑿之功始自騰顯弘
闡之力仍資什安別有單開遠高羅
什曇澄近現趙魏粗言圭角未可縷
陳莫不辯空有於一乘論苦集於四
諦假銓明有終未離於有為息言明
道方契證於凝寂猶執玄以求玄是
玄非玄理因玄以忘玄玄或是玄義
雖冥會幽途事理絕於言象然攝生
歸寂終藉筌蹄亦既立言是非鋒起
如彼戰爭干戈競發負者屏氣勝者
先鳴故尚降魔制諸外道自非辯才
无畏答難有方則物輩喧張我等恥
辱是故專心適道一意總持建立法
幢柾雜法鼓旗鼓既正則敵者殘摧
法輪既轉能威不伏若使望風旗靡
對難舍膠而能闡弘三寶无有是處
尚藥呂奉御入空有之門馳正見之
路間持擬於昔賢洞微倚於往哲其
詞辯其義明其德真其行著已沐八
解之流又悟七覺之分影響成教者
濟名之謂菴園聞道必求猶波喻之
歸无竭意在弘宣佛教立破因明之
流[illegible]

觧之流又悟七覺之分[illegible]
濟名之詣養園聞道必求猶波喻之
歸无竭意在弘宣佛教立破因明之
蹤若其是也必須然其所長如其非
也理合指其所短今見僧徒雲集並
是採石他山朝野俱聞吕君請益莫
不側聽瀉缾皆至盪滌掉悔之源銷
除疑忿之聚有太史令李淳風者聞
而進曰僕心懷正路行屬歸依以實
皎日麗天宴助上玄運用賢僧闡法
實裨天師妙道是所信受是所安心
但不敢以黃葉為金山雞成鳳南郭
濫吹淄澠混流耳或有異議豈僕心
哉豈僕心哉然鶴林已後歲將二千
正法既通末法初踐玄理鬱而不彰覺
道寖將湮落玄奘法師頭陁法界遠
達迦維目擊道樹金河仍覩七處八
會毗城鷲嶺身入彼邦娑羅寶階仍
驗虛實至如歷覽王舍檀特恒河如
斯等輩未易具言也加之西域名僧
莫不面論波若東國疑義悉皆質之
彼師毗尼之藏既奉持而不捨毗曇
明義亦洞觀而為常藴妬路既得之
於聲明稱多羅亦剖斷於疑滞法无
大小莫不韞之胷懷理无深淺悉該
決之致意於三藏[illegible]

明義亦洞觀而為常穪如照面得之
於聲明穪多羅亦剖斷於疑滯法无
大小莫不韞之曾懷理无深淺悉該
决之斂慮故三藏之名振旦之所推
定摩訶之号乃羅衛之所共穪名實
之際何可稍道然呂君學識邵博義
理精通言行樞機是所詳悉至於陁
羅佛法禀自生知无㝵辯才寧由伏
習但以因明義隱所説不同觸為各
得其形共器飯有異色呂君既已執
情道俗企望指定秋霜已降側聽鍾
鳴法雲既敷雷震希發但龍象蹴蹋
非驢所堪猶緇服壺奧白衣不踐脫
如龍種抗説无垢釋疑則茲芸悉曇
亦優婆塞盡輙附徵忘請不為煩若
有滯疑望諮三藏裁決以所承禀傳
示四衆則正道克昌覆障永絕紹隆
三寶其在茲乎過此已往非復所悉
弟子栖宣白　庚子譯經僧明璿答栖
博士宣以還述頌言其得失曰
於赫大聖　覺種圓明　无幽不察
如響酬聲　弗貸延慶　孰悟歸誠
良導可仰　寔引迷生　百川邪浪
一味吞并　物有取捨　正匪虧盈
入邪馳銳　四句爭名　飾非鑒是
栖重為輕　照日氷散　投珠水清
顯允上德　體道居貞　凝加[illegible]毀

一味吞并　牧有取捨　正匪虧盈
八邪馳銳　四句爭名　飾非鑒是
抑重為輕　照日氷散　投珠水清
顯允上德　體道居貞　紛加譽毀
未動遺榮　昂昂令望　鬱鬱含情
俟諸達觀　定此權衡　聊申悱悱
用簡英英
遝述曰領於塋表預瞻歸敬之詞覽
其文煥乎何律履也詳其致誠哉豈
不然歟悲夫愛海滔天邪山際日封
人我者顛墜其何已恃愒結者沉淪
而不窮故六十二見爭翳薈而冒處
九十五道競扶杖以忘歸如来以本
願大悲之緣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
通運十力以伏天魔飛七辯而摧外
道竭慈愛海濟稟識於三空殄彼邪
山驗　肖形於八正指陳因果反本還
源大矣哉悲智妙用无得而言象昔
道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堅林寢迹
振遺列於三千自佛日西傾餘光東
照周感夜明之瑞漢通宵夢之徵騰
蘭爇慧炬於其前澄什嗣傳燈於其
後其於譯經弘法神異濟時高論降
邪安禪肅物緝頹綱者接武維絕紹
者肩隨莫不熈夏欽風幽明翼化聯
華靡替可略而詳惟今三藏法師蘊
靈秀出含章而體一乗未免爲人譜立

邪安禪肅然緝頫纇者授武維絕紹
者肩隨莫不夷夏欽風幽明翼化聯
華靡替可略而詳惟今三藏法師蘊
靈秀出含章而體一味飛瀉以曠五
乘悲去聖之逾遠憫來教之多闕緬
思圓義許道以身心口目謀形影相
弔振衣警錫討本尋源出王關而遠
遊指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宇探幽洞
微旋化神州揚眞砥謬遺詮闕典大
備茲辰方等圓宗弥盛前烈所明勝
義妙絕環中之中眞性眞空極踰方
外之外以有取也有取是其眞就無
求之无求盡其實拂二邊之迹忘中
道之相則累遣彥易洎其深重空何
以臻其極要矣妙矣至哉大哉契之
於心然後以之為法在心為法形言
為教法有自相共相教乃遮詮表詮
粹旨沖宗豈造次所能覼縷法師凝
神役智詳本正末緝熙玄籍大啓幽
閟秘希聲應扣擊之大小廓義海納
朝宗之巨細於是殊方碩德異域高
僧仗膺問道蓄疑請益固已飮河滿
腹莫測其淺深聆音駭聽孰知其遠
近至於因明小道現比蓋微斯乃指
初學之方隅舉立論之標幟至若靈
樞秘鍵妙本成功僭諸奧冊非此所

初學之方隅舉立論之標幟至若靈
樞秘鍵妙本成功備諸奧冊非此所
太也呂奉御以風神爽拔早擅多能
器宇該通夙彰博物弋彈開墳之典
鈎深壞壁之書觸類而長窮諸數術
振風飈於辯囿摛光華於翰林驤首
雲中先鳴日下五行資其筆削六位
佇其高談一覽太玄應問便釋再尋
象戲立試即成實晉代茂先漢朝曼
倩方今蔑如也既而翱翔群略有
餘功而敬慕大乘夙敦成信此因支
生戲尒忽復屬想因明不以師資率
已穿鑿比決諸疏指斥求非諠議於
朝形於造次考其志也固已難加覈
其知也誠為可愍此論以一卷成部
五紙成卷研機三疏向已一周舉非
四十自无一是自既无是而能言是
疏本无非而能言非言非不非言是
不是是而恒非言非不非非非非而
恒是非非恒是不為是所是是是恒
非不為非所非以茲眼失致惑病諸
且據生因了因執一體而立二義能
了所了封一名而惑二體又以宗依
宗體留依去體以為宗喻體喻依去
體留依而為喻緣斯兩糸惑起多疑
迷一極成謬生七難俎以鑽窮二論

了所了封一名而惑二體又以宗依
宗體喻依去體以爲宗喻體喻依去
體喻依而爲喻緣斯兩條惑起多疑
迷一極成謬生七難但以鑽窮二論
師已一心滯文句於上下誤字音於平
去復以數論爲聲論舉生城爲滅城
豈唯差離合之宗因蓋亦違倒順之
前後又探鄙俚訛韻以擬梵本轉音
雖復廣援七種而只當彼一轉然非
彼七所目乃是第八呼聲殊雜弃訛
何從而至又案勝論立常極微數乃
无窮體唯極小復漸和合生諸子微
數則倍減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
迄乎終已體遍大千究其所窮數唯
是一吕公所引易繋詞云太極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
万物云此與彼言異義同今案太極
无形形肇生有象元資一氣終成万
物豈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
欲顯博聞義弃復何所詮引大例生
義似同苦釋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
見豈得茍要時譽混正同邪非身之
鎌矣至於此凡所紛紊胡可勝言特
由率已致斯狼狽根既不正枝葉自
傾遂誤生疑隨疑設難旣形直影其
可得乎試舉二三冀詳大意深痲繁
[illegible]

由來已致斯狼狽根既不正枝葉自
傾遂誤生疑隨疑設難出形直影其
可得乎試舉二三典詳大意深亦繁
緒委答如別尋夫呂公達鑒豈孟浪
而至此哉示不顯真俗雲泥難易楚越
因彰佛教弘達正決疑深辯洪鍾非
扣雪所投渤澥豈膠舟能越也太史
令李君者靈府沆秘襟期邈遠專精
九數綜涉六爻博考墳圖瞻觀雲物
鄙衛宏之失度陋裨竈之末三神无
滯用塗實斯在既屬呂公餘論復致
間言以實際爲大覺玄軀无爲是調
御法體此乃信薰脩容有分證稟自
然終不可成良恐言似而意違詞近
而旨遠天師妙道幸以垂期且寂氏
天師崔君特爲共貽伊咎夫復何言
雖謂不混於淄澠蓋已自濫金鍮耳
惟公逸宇寥廓學殫墳素庇身以仁
義應物以樞機肅肅焉汪汪焉擢勁
節以干雲談清潤而鎮地騰芳文苑
職處儒林捃摭九疇之宗研詳二戴
之說至於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莫不
義符指掌事如俯拾鑄鉏咸推其雅
的法度必待其雌黃遂令相鼠之詩
絕聞於野魚麗之詠盈耳於朝惟名
與實盡善盡美而誠敬之重稟自夙
成知護之公實惟崇蹈爲斯請義司

的法度必待其岬黄遂令相鼠之詩
絶聞於野魚麗之詠盈耳於朝惟名
與實盡善盡美而誠敬之重粟白鳳
成弘護之心實惟素蓄屬斯謹議同
恥疚懐故能投刺合膝允光大義非
夫才兼内外照實鄰幾豈能激楊清
濁濟俗達眞者耶昔什公門下服道
者三千今此會中同德者如市貪道
猥以庸陋叨廁末筵雖慶朝聞終慙
夕惕詳以造疏三德並是貫達五乘
牆仞罕窺詞峯難仰既屬商羊鼓舞
而霈澤必霑詞雷迸發恐无暇掩耳
僉議古人且枝可以戢羽何繁乎鄧
林潢洿足以流鮮豈俟於滄海故不
以愚懦黽逼課虚弊弗獲免粗陳梗
槩雖文不足取而義或可觀顧己庸
疎弥增悚悪指述還答餘无所申釋
明瑨白
癸卯宣得書又激呂奉御因奏其事
勅遣羣公學士等往慈恩寺請三藏
與呂公對定詞屈謝而退焉
顯慶元年春正月景寅　皇太子忠
自以非嫡不敢久處元良乃慕太伯
之規陳表累讓　大帝從之封忠為
梁王賜物一万段甲第一區即以其
月冊　代王　弘為　皇太子　代子就
大慈恩寺為　皇太子設五千僧齋

之規陳表累讓　大帝從之封忠為
梁王賜物一万段甲第一區即以其
月冊　代王　弘為　皇太子　代子就
大慈恩寺為　皇太子設五千僧齋
人施帛三段
勅遣朝臣行香時黃門侍郎薛元超
中書侍郎李義府因參法師遂問
日翻經固法門之美未審更有何事
可以光揚又不知古來翻譯儀式如
何法師報日法藏沖奧通演實難然
則内闡住持由乎釋種外護建立屬
在　帝王所以泛海之舟能馳千里
依松之葛遂竦萬尋附託勝緣方能
廣益今漢魏遥遠未可詳論且陳苻
姚已来翻宣經論除僧之外君臣贊
助者苻堅時曇摩難提譯經黃門侍
郎趙整執筆姚興時鳩摩羅什譯經
姚主及安城侯姚嵩執筆後魏菩提
留支譯經侍中崔光執筆及製經序
齊梁周隋並皆如是貞觀初波頗羅
那譯經　勅左僕射房玄齡趙郡王
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
蕭璟等監閱詳緝今獨无此又慈恩
寺聖上為文德聖皇后營建壯麗輪
奐今古莫儔未得建碑傳芳示後顯
揚之極莫過於此公等能為致言則
斯義可

寺聖上為文徳聖皇后營建壯麗輪
奐今古莫儔未得建碑傳芳示後顯
揚之極莫過於此公等能為致言則
斯美可至二公許諾而去因朝遂為
陳奏　天皇皆可之光禄大夫中書令
兼檢校太子詹事監修國史柱國固
安縣開國公崔敦禮宣
勅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經論既
新翻譯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尚
書右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兼
檢校吏部尚書南陽縣開國男来濟
禮部尚書高陽縣開國男許敬宗守
黄門侍郎兼檢校太子左庶子汾陰
縣開國男薛元超守中書侍郎兼檢
校右庶子廣平縣開國男李義府等
時為看閲有不穏便處即隨事潤色
若須學士任量追三兩人罷朝後
勅遣内給事王君徳来報法師云師
須官人助翻經者已處分于志寧等
令往其碑文朕望自作不知稱師意
不且令相報法師既奉
綸旨光慰宿心當對使人悲喜不
覺流涙襟袖翌日法師自率徒衆
等詣
朝堂陳謝无幾御製碑文成
勅遣太尉公長孫无忌以碑宣示群
公其詞曰

等詣
朝堂陳謝无幾御製碑文成
勅遣太尉公長孫无忌以碑宣示群
公其詞曰
朕聞乾坤締搆之初品物權輿之始
莫不載形后土藉覆穹蒼然則二曜
輝天靡測盈虛之象四溟紀地豈究
波瀾之極況乎法門沖寂現生不滅
之前聖教牢籠示有无形之外故以
道光塵刧化洽含靈者矣緬惟　王宮
發迹蓮披起步之花紺髮騰光樹曲
空低之幹演德音於虛苑會多士於
龍宮福已罪之群生興將滅之人代
能使下愚挹道骨碎寒林之野上哲
欽風魂流雪山之偈然流法雨清火
宅而辞炎輪昇惠日皎重昏而歸晝
朕遊覽緗史詳觀道藝福崇永刧者
其唯釋教歟　文德皇太后憑柯瓊
樹疏派璿源德照塗山道光嬀汭流
芬彤管彰懿則於八紘垂訓紫宮覃
徽猷於万古遽而陰精掩月永戢貞
輝坤維絶紐長淪茂跡撫奩鏡而增
感望陟屺而何追昔仲由興嘆於千
鍾虞丘致哀於三失朕之罔極實有
切於身故載懷興葺創茲金地却背
邠郊點千莊之樹錦前臨終岳吐百
仞之峯蓮左面八川水映地而分鏡

鍾虞丘致哀於亡失朕之罔極實蕳
切於身故載懷興葺創茲金地却背
郛郊點千莊之樹錦前臨終岳吐百
仞之峯蓮左面八川水眏地而分鏡
右降九達羽飛蓋而連雲抑天府之
奧區信上京之勝地尔其雕軒架迥
綺閣淩雲丹空曉烏煥日宮而泛彩
素天初兎鑒月殿而澄輝薰徑秋蘭
踈庭佩紫芳巖冬桂密戶蒸丹燈晈
繁花焰轉煙心之鸛幡摽迥剎彩縈
天外之虹飛陛參差含文露而栖玉
之紅池沆漠煙之翠鳴珮為霄鍾合
韻和風共晨梵分音豈直香積天宮
遠慙輪奐閬風仙闕遥愧雕華寔
我有玄奘法師者寔真如之冠冕也
器宇凝邃若清風之肅長松縟思繁
蔚如綺霞之耀迥漢騰今照古之智
挺自生知蘊府懷真之誠發乎髫亂
孤標一代邁生遠以照前迥秀千齡
架澄什而光後以為淳風替古澆俗
移今悲巨夜之長昏痛微言之永翳
遂乃投迹異域廣求秘教乘杯雲漢
之外振錫煙霞之表滔天巨海浸鶩
浪而羈遊亘地嚴霜犯淒氣而獨逝
平郊散緒衣單雪嶺之風瞻野行輪
肌弊流沙之日遐征月路

之外振錫煙霞之表沿天日法儀
浪而羈遊沍地嚴霜犯淒氣而獨逝
平郊散緒衣單雲嶺之風曠野位輪
肌弊流沙之日遐征月路影對宵而
斬雙遠邁危峯飛臨朝而永隻跡窮
智境探賾至真心罄玄津研幾私術
通昔賢之所不逮悟先典之所未聞
遂得金縢東流續將斷之教寶偈西
徙補已缺之文于時迺睠靈基栖心
此地卯宣輿旨葉重翠於祇林遠闢
幽関波再清於定水朕所以虔誠
八正爾志雙林適延景福式資冥助
奉願 皇太后逍遙六度神遊丹闕
之前偃息四洲魂昇紫極之境悲夫
玉燭易徙促四序於炎涼金箭難留
馳六龍於晷漏恐波遷樹在夷溟海
於桑田地是勢非淪高峯為幽谷於
是敬刊貞石式旌真境其銘曰
三光照象万品流形人途超忽時代
虛盈淳風久謝澆俗滔生愛波滔識
葉霧昏情猗歟調御迦維騰迹妙道
乘幽玄源控寂鷲峯遐峙龍宮啓闢
慧日舒光慈雲吐液睠言聖教載想
德音義崇往劫道冠來今騰神九域
騁迹雙林漢夢如在周星遽沉悲纏
奩鏡哀深棟宇濯龍潛潤樹風韜緒
霜露朝候風枝夕舉雲車一駕慈式

徳音義崇祐玄道宼孝令賜神加場
蹄迹雙林漢葉如在周星遥沉悲經
函鏡衷深棟宇濯龍潛潤樹風韜緒
霜露朝侵風枝夕舉雲車一駕悠哉
万古乃興輪奐寔構彫華紫棟留月
紅梁藻霞雲窓散蒸風浴翻花蓋偃
鳳偃橋側虹斜爰有惠命英罌靈冲
孤標千載獨步三空給園味道靈嶺
餐風智燈再朗真筌重崇四蓮流遠
六龍馳驚巨夜銷氛幽開啓曙茂德
垂範微塵表譽勒美披文遐年永著
三月丁亥羣公等奉
聖製咸詣朝堂上表陳謝曰跪發天
華觀河宗之奇寶虔開秘篆聆雲英
之麗曲包万葉之鴻規籠千祀之殊
觀相趍慶抃莫知所限竊以惠日西
照朗巨夜而開冥法流東徙洽陳荄
而挺秀无方之化不一應物之理同
歸歷代迄茲咸崇斯典伏惟
陛下垂衣截海作鏡中區錫類之道
旅光出要之津尤重開給園於勝境
延稱首以開居地窮輪奐人標龍象
重茲濬發冲旨爰製豊碑妙思難涯
玄襟獨已義超繫表理邃環中臣等
夙蔵真宗幸窺
天藻以坳堂之量揣靈鷲之峻擊壤
蹤之情議仙騏之遐壽式歌且舞成

爵勤衞歷表謍勒美擬文遐年永著
三月丁亥羣公等奉
聖製咸詣朝堂上表陳謝曰跪發天
華觀河宗之奇寶虔開秘篆聆雲英
之麗曲包万菓之鴻規籠千祀之殊
觀相趍慶抃莫知所限竊以恵日西
照朗巨夜而開冥法流東徙洽陳荄
而挺秀无方之化不一應物之理同
歸歷代迄茲咸崇斯典伏惟
陛下垂衣載海作鏡中區鍚類之道
弥光出要之津允重開給園於勝境
延稱首以閑居地窮輪奐人摽龍象
重茲濬發沖旨爰製豊碑妙思難涯
玄襟獨己義超繫表理邃環中臣等
夙蔽真宗幸窺
天藻以坳堂之量揣霊鷲之峻蹄
涔之情議仙駟之遐壽式歌且舞成
誦在心循覽周遍不勝欣躍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八